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二同

暢玄卷第一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能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煉而景逝，或飄潭而星流，或澆漾於淵澄，或雰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為有，託潛寂而為無。論大幽而下，沉凌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徊旋四七，匠成草昧，變策靈機，吹塵四氣，幽括沖默，舒闡榮尉一作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艷采，或麗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預，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鈿華素質，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與為永，不知玄道者，雖顧盼焉，故

生之神器，膺吻為興亡之關鍵，倚楸俯臨乎雲雨，藻室華綵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雲雜西毛，陳於閑房，金腸華以交馳，清絃嘈囀以齊唱，鄭舞紛綵以綵蛇，哀蕭鳴以凌霞，羽蓋浮於連漪，撥芳華於蘭林之園，弄紅藕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擊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混，煇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發醜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欺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玄道者，得之手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志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籤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先策，飛景凌六虛，貫函浴出，手無上入，手無下經，手汗漫之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倘佯彷彿之表，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浩昧，翔翔希微，履畧蛇虹，踐躡璇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勿用願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華之

中，繼纒帶索，不以背龍章之暉，睥也負安杖，笑不以易結駟之駱驛也。藏夜光於嵩幽，不受他山之攻，沉鱗甲於玄淵，以遠鑽灼之災，動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債車之險路，吟蕭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為塵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為繩樞，植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吸奔激泉，而大牢同乎藜藿，秦蘭有餘歡於無為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洋洋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闇如明，如濁如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委尸祝之塵，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庸夫之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但爾不懼，雷同之駭，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汙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焉其餘何足以悅之乎？直刃沸鏝，不足以劫之，焉誘誰何足以威之乎？常無心於眾煩，而未始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抵香膏以屬車，登朽蠹以採粟，沐呂

梁以求魚且為稱孤之客夕為孤鳥之餘棟
椽餘覆傾瀕不據蓋世人之所為載馳企及
而達者之所為寒心而懷愴者也故至人嘿
韶夏而翰藻枕膏其六羽於五域之墟而不
煩銜蘆之術翳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
曲亢之備俯無僂鷄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
莫之識遯矣遠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論仙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
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
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
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益齊諧
之識而所識者未若所不識之眾也萬物云
云何所不有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
之道曷為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
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素
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鄭之辯賈育五丁之勇
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
有先霜而枯萍當夏而凋青舍穗而不秀未
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
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怪杜彼
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為朝
暮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益之事鍊冰雕朽
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據匡世之高策招當年
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時華轂易步趣
鼎鍊代未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

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為握無形之風捕難
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素榮
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
遂遊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
內外之禍也夫班秋不能削瓦石為芒鉞歐
冶不能鑄鉛錫為干將故不可為者雖鬼神
不能為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
亦安得奇方能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
哉而吾子乃欲延蟪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
養朝菌使罕晦朔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
九思不遠迷復焉抱朴子答曰夫聰之所去
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
使之見豈鞞磻之音細而麗天之景微哉而
聾夫謂之無聲焉聵者謂之無物焉又况絃
管之和音山龍之綺祭安能賞克諧之雅韻
曄曄之鱗藻哉故龔瞽在乎形器則不信豐
隆之與玄象矣而況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
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於在昔矣况告之
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大體其異
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奇怪無方物是